東坡
下

東坡源流

晁補之

字无咎済州巨野人年十七從父安杭州著七述言錢塘山川風物之麗時東坡爲通判已言作賦見之稱歎曰吾可閣筆矣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試皆第一神宗閲其文曰是深於經術可革浮薄累仕著作郎京秋閣校理國史編脩尋坐脩神宗實録失實降安徽宗召還未幾復以黨論坐貶還家葺歸来園自號歸来子大觀末出黨籍起知泗州卒[illegible]集七十

卷名鵠助集

黄山谷有茶詩押腸字韻和者數[illegible][illegible]家後有曲
几園蒲聽賣仍益成車群遠羊腸至坡見之曰黄九
恁地怎得不窮只答皮和云車群出鼎細九盤如虫
佳句誰能識
還敎小仍詩曰山猶坎塗水猶奔無波前度濺淚痕
自是人情隨境別櫓聲帆色揔君恩
栗里村與無數別回十年投分皆鄉相四海論心只
弟昆老憶仍耕田隨蝶春風揮淚栗里村
題數熟探舍回一客南小髯將筆取畝蕉池淨水花

掃地開直置書几此生隨處便爲家

文同

字與可蜀梓州人初以文贊文潞公之譽重之
由是知名皇祐元年進士爲邛州知官至和中
召試館職史籍以親老請知邛州尋改洋
州熙寧中次入朝與執政議新法不合以論
被坐奪一官出知陵州徙洋州所至皆有政
績代還判登聞鼓院改自出知湖州尋卒號
石室先生又號丹淵自號笑笑先生錦江道
人

篔簹谷在洋州又與可嘗令蘇子瞻作洋州園池三
十詠篔簹谷其一也子瞻詩曰漢川脩竹賤以蓬斤
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
是日與可與妻遊谷中燒筍晩食發函得詩失笑噴
飯滿案

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持縑素請者相躡與可
厭之投諸地曰吾將以為襪材聞者傳為口實及與
可自洋州還而東坡為徐州與可語士大夫吾墨竹
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因以書遺東坡曰襪材當
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有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

寒梢千尺长之句东坡答云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此可乃以其所画筼筜偃竹遗东坡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世徒知與可扫墨竹不知其诗东坡尝对欧公诵與可诗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欧笑曰與可无此句與可拾得耳與可自谓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且云世无知我者惟子瞻[illegible]见识吾妙处其诗清苍奋散无俗学补缀气有孟[illegible]之[illegible]

與可有咏竹一字至十字诗云竹竹森寒洁绿湘江

頭渭水曲雎慢架錦弋予蒼玉心玄異衆草勸動踰凡
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律鳴神谷月[illegible]戲中陂靜井〻風
女星学淸獲〻林間飲酒碎影〻搖樽[illegible]上圍碁捶詩度
爲屈大夫逐去遠悅桃菊陶先生納来但尋松菊共論
櫨棄之操奚款于君之圖瀟湘之姿莫賢于僕
與可與东坡爲中表兄弟坡執上書言事退與客言亦
多以時事爲譏與可極以爲不可每切規戒公不能聽
也蘇门亦嚴重之不與秦張晁列送蘓倅杭亦和客若
来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及黃州之謫正坐杭詩
與可戲作鷺鷥詩曰頸縮銀鈎淺曲脚高緑玉深翹

岸上水宗無敵有誰似汝風標

坡謂與可既死崔公度於建京城中忽見與可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不妄語菩薩道出廣長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

東坡為與可畫竹記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

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

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子之託於斯竹也予以為有道者非耶

與可云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之法後因見道上鬬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坡曰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好草書者夜夢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

而所見亦可畫與可所見豈真蚊耶抑草書之精也

王弇州云余有石室先生竹而東坡先生題語真足三絕清晝焚香展閱睫間有尋場紫極宮色授當與此君偕老

趙令時

字德麟號聊復翁以有東坡之交襲封安定郡王

王氏幼聰慧父母為之擇配壯來不嫁作詠懷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趙德麟鰥居詩挑婦人以為二十八字媒云

劉弇伟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趙令時爲清平樂词
云东風依旧著意隋堤柳搓得鵝兒黄欲就天氣清
明時候　去年紫陌青门今宵雨魄雲魂斷送一生
憔悴能消幾個黄昏
趙德麟又有浣溪沙词回風急花飛畫掩门一簾踈
雨濕黄昏便無離恨也銷魂　翠被任熏终不暖玉
盃慵舉幾番温這般情事與誰論

孫貴

字公素

孫公素居京師大病趙德麟數往存恤之又數日見

东坡云少嘗見公素病如何趙曰大病方安坡云這
漢病中瘦則瘦儆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復
曰那姐意下恨則恨無奈思量坡大奇之
公素畏内衆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云披扇當
年笑温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
時時説李陽公素昔為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
性極妬悍坡云

陳慥

字季常龍丘居士又號方山子

东坡在黄州與陳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学而妻柳

氏頗悍季常畏之至老詬罵未已聲達於外坡因以詩戲云誰以龍丘居士賢談空説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獅吼出傳灯錄）坡又為之傳曰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服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帽方屋而高曰此豈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

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

此無得而然哉

王詵

字晉卿駙馬都尉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乃东坡所見也亦遂為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略知之恨不可復得因賦一律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容有為足之成章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絶春鶯休囀沁園花

王晋卿有蝶恋花一阕极为东坡所喜其词曰钟送
黄昏鷄报晓昏晓相催世事何时了万恨千愁人自
老春来依旧生芳草　忙处人多闲处少闲处光阴
几个人知道独上高楼云渺渺天涯一点青山小
王晋卿有墨绘堂东坡为之记
东坡在扬州程德孺由岭南解官以仇池石见遗真
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坡寄以
诗曰海石来珠宫秀色如蛾绿坡陀尺寸间宛转陵
峦足连娟二华顶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
州蹙殷勤峤南使馈饷淮东牧得之喜无寐与汝交

不讀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堂史先五夜冷氣壓
三伏老人生如寄衡節久未卜丁貴章何段千里還
相逐風流貴公子竊謁武當谷見山通已厭何事奇
所云云勞嗟趙孫寧得質拳曲從觀慎勿得聞道巧
更逑晉卿示詩云奇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蒋穎叔皆
次韻穆王二公以爲不可得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
見訪親觀此石之妙遂悔前語戲謂晉卿豈可終閉
不予者兮能以韓幹二馬易之蓋可得也收次前韻
回相如有家山縹緲在眉睫誰云千里遠寄此一顰
足平生錦繡腸早歲藜莧腹從教四壁空未遽兩峰

蠹吾今況兼病義不忘推牧逝將仇池石仍訴岷山
瀆守子不貲寶完我無瑕玉坎入詩相戒好語余所
次一篇拈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畫可數天驥絡相
逐風驂掠原野電尾捎澗谷君如此相易是亦我所
無令胡安西守來踵仍閑曲勸我當此峯他日來不
速拭無以石易畫晋卿雖之說父無兼取二物顏抹
無焚畫碎石行收歌前韻并解三詩之意曰春冰無
真堅露葉失玫綠點於鴨萬里蛟笑變一足二豪爭
攘袂先生一揮肢明鏡既無壺淨瓶何用蠹盆山不
可隨畫馬無由牧卿將置庭宇何必棄濤瀆焚寶真

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出語警吏次無觀悅
物妙坎以來馬卜維摩既役拄瓦如還相逐撥之無
玄燈照此久遠谷定心無一物法樂禪五無三識吾
鄉井茅里君部曲臥雲行仍休破賦見神速
王晉卿有二如奴名穠李昭華黃魯直改竹夫人為
青奴賦詩云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偏林我
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夜涼
黃魯直大暑水閣睡王晉卿家昭華吹笛贈以詩云
蘄竹能吟水底龍玉人應在月明中何時為洗秋空
熱散作霜天落葉風

王鞏

字定國有清虛堂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獨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又為坡所敬服

王定國過東坡於彭城留十日往返幾百篇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坡時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

王定国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作定風波序云定国
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
定国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不好柔對曰此心
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
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
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晉卿作烟江疊嶂圖坡賦詩十四韻晉卿次之坡復
次韻不獨記其詩畫之美亦為道其出處契闊之故
而終之以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孔文仲
字經父臨江新喻人宣聖四十八代孫也舉進士官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與二弟武仲平仲並有文名時謂二蘇三孔元祐文人之盛大都材致横濶而氣魄剛直故能振麗汲古如三孔者皆文章之雄也然文仲特才為蘇氏所使攻數程子晚知懊恨歐血而没君子痛之集藁罕傳南豐公時捜合為三孔清江集

孔武仲
字常父舉進士登甲科調穀城主簿為國子直

講秘書正字校理国子司業論詆王氏進起居
郎侍講通英起居舍人於拜中書直学士說擢
給事中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改
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

孔平仲

字毅父登進士第呂公著薦為秘書丞集賢校
理出為江東轉運判官紹聖中以元祐黨入属
謫韶惠英三州徽宗召為户部金部郎中帥鄜
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景靈宮平仲長於史
学士詞藻攻詩尤夭矯冰麗奄有二仲

文仲次錢㹸父見戲韻曰勞生同坐赫袍史某事爭
先落彩鎚一別已經淩谷變再來不覺設歧長黃宣
久壓腰間重白筆終容柱下嚴雅頤山林息抱鼓説
數鴟集嚇鵷鳳

武仲直舍新闢而總二絶曰推陷而墻平日切是天
饒作一盆風入間豈有炎涼隔只在旋居向背中
幾歲楊花轂曲隈緊皆初逼坐中來而俯小檻如圖
畫偷入簾帷次第開

平仲巡寧曰歸田日坐明堂論太平時同保詔下青
冥數重逮使詢新法四面興師剪不庭　萬戶康寧

五穀豐江淮相接至天東須知錫福由京邑天子動
成太一宮　百姓命至三尺法子孫誰極而端情近
閭崇尚刑名學谐下之心乃好生

李鷹

字方叔陽翟人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
不能如孫後去而畫火孫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
中結跏趺烟焰雷掣然之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
定慧力安然不動李鷹為偈曰大士坐禪心了水月
火周其身熾焰炎熱靜觀無妃火亦不熱與火相忘

何生何滅

李廌少以文字見蘇子瞻々々喜之元祐初知貢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魁多士及攷章援券大喜以為廌無疑遂以為魁既折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因曰平时謾羨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薦之竟不第而死

晁沖之

字叔用初字用道舉進士號具茨先生

叔用與陵陽喻汝礪為同門生少年豪華自放挾輕

肥遊帝京狎妓李師師纏頭以千萬酒船歌板賓
從雜遝聲艷一时紹聖初黨禍起羣從多在黨中被
謫逐遂飄然棲遁于具茨之下十餘年後重過京師
憶舊遊作無題詩二首為时所傳时諺云謀無用之
高揖不顧至底華取平生所著曰是不足以成吾名
悉焚之呂紫微位之江西派中云家人學山谷叔用
獨專學杜詩衆求生而才秀實獨求生態然又云
叔用嘗戲謂我詩非不如子只子差熟耳答云熟便
是精妙處叔用大笑此亦紫微多上人語耳予其淵
停雅亮筆有餘閒未肯退下一格也劉後村稱其意

度容閑策力寬餘一從詩人窮餓破家之態南渡後
惟放翁可以繼之其見稱如此
春晚園田道中三絶 田度柳穿橋隨小雞一溝春水
園門西行人不用倚馬看取塵間萬馬蹄 滿酣
馳馬笑聲方便掀長驅向霧中但見老僧無骨相不
堪鋤夜盡南宮 君王重老除褒書特賜宣城宅一
區閑說無猶人不錢鑑湖還肯借臣無
賠遼端方子我曰彈兒鷄豚今日債數除妻子皆生
孫豈登談是人天能努力東皐自種田
陳師道

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後山彭城人年十六謁曾
南豐大見之遂受業元豐初曾典史事以白衣
薦為屬尋以憂去不果章惇欲其來見將薦
之卒不一往東坡與侍從列薦為教授未幾除
大學博士後以蘇氏叔黨罷頻州又換彭澤
以母憂不仕者四年元符間除秘書省正字侍
南郊寒甚其妻于僚壻趙挺之借副衣蓋熙豐
黨也竟不衣病寒卒
郭提刑墓誌後山之賢妻以女後山家貧妻子常寄
食外家有詩上祭云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曲逆

老不俟知人笑豈誤

詠後山少為曾南豐所知東坡愛其才欲牢籠於門下後山不肯背南豐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又作妾薄命二首以自擬其一曰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葉落風不起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無所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詠後山有小放歌行二絶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又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

從冠生求茶序紙詩曰南朝官紙女兒膚玉版雲英比不如乞與此翁元不稱他家留待大蘇書

徐倩字靜之蓬萊女官也下西里王氏詩作謝歌書效黃魯直姸妙可喜後山作三絶曰蓬壺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黃世功自學黃家元祐腳信知人巧逼天窮　詩成已作寒兒語筆下還為魯直書豈是神

仙未賢至不隨時事向人跡。　宣慕牧孫小家子西
真擴桃何代見詩著海山書落斥向來那免世人誇
絕句回首曰秋林淌臥不孫枉床與集謀作老仇敵
楷直書能爾瘦一籽猪照為誰苟　芒鞋竹杖最潤
身散髮披衣不待人三兩作鄰堪共話五千插架未
為貧　昏昏嗜睡無他疾懶懶題詩不耐閑作意買
山還得笑多方援白都成斑　書嘗快意讀易盡家
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何郎中示黃公草書後山題詩曰龍蛇起伏筆鋒前
江漾潤回語更妍好事無須一笑足藏家不以示人

游　嘗良鄉里與論詩晚歲江山歸夢思好良不為
平世用高懷推有故人知
懷遠詩屬東坡曰海外三年謫天南萬里以生前只
為累身後更須名未有平安報空懷故旧情那人有
如此矣次韻縱横
後山初學于呂後見黃魯直詩格律一變嘗與晁説
之論詩曰吾此一辦香取為山谷道人燒也魯直謂
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有塞至於
九川滌源四海会同者作文知古人關鍵其詩深得
老杜之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任淵謂讀後山詩似

集書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具搜旁引莫窺其
用意深又因為作語蓋法嚴而力勁學贍而用變涪
翁以後殆難與敵也

米黻

自云黻即芾也故亦作芾字元章太原人徙居
襄陽號襄陽漫仕後徙居吳以母侍宣仁后藩
邸旧恩補浛光尉歴知漣水軍太常博士召為
書畫學博士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
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
元章解音律衆稱善屬文作韻語要必己出為工務

崖絕魅墨偃竹遂以竹聿行潔攻篆獨法特古作字
道勁奇峭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極江南烟雲變滅
之趣晚以硯山易北固園亭名海嶽菴淨名齋又作
寶晉齋因號海嶽外史又以名監中無甬號中岳外
史自稱家居道士

元章有潔癖世謂水淫盥手用銀方斛瀉水於手而
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巾帽少有塵則濯之實
法必濯其生任太常奉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由是
被黜朝靴為他人所持因屢洗靴遂損不不穿靴擇
婿得建康段拂字去塵曰既拂矣且去塵真吾婿也

冠服作唐人所好多違世異俗故人皆称来顛嘗作
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叩之曰只是甘露
哥々耳王安石愛其詩摘書扇上
東坡在海外寄書曰嗅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
誦之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
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
其風致可想也有山林集十卷
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元章亦在坐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云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子
瞻東坡笑曰吾從衆

元章在維楊當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元章好石守濡須日聞有怪石在河壖人以為異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為燕遊之玩石至遂命設席拜於庭下曰吾欲見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為罪坐是罷去其後竹坡周少隱過是郡見石而感之為賦詩其略云喚錢作兄真可惰喚不作兄無乃賢坐塵雅拜真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調

米元章令雍丘蝗大起鄰邑尉司禁瘞後仍隊蔓責
保正并力捕除云云虫係雍丘驅逐過此尉移文載
保正語牒衍雍丘請勿以鄰国為壑時元章方與客
飲視牒大笑題紙尾答云蝗虫原是飛空物天遣來
為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
徽宗取幷山奇石壘之艮山名曰艮岳附米芾為書
學博士召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石硯使就用
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
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謝抱負趨出餘墨霑
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

常人品城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楊次公守丹陽元章過之留數日去元章好易他人
書畫次公作河豚羹飲之其實他羹元章終而不食
次公笑曰此覔李耳逆其行送以詩有淮海聲名二
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公曰公云無乃過歟次
公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
元章詠湖詩曰怒氣騰群逆海門物人濤自子胥魂
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
望信如壺漏報晨昏吾已越俗成何事一唱漁歌過
遠村

元章晚年学禅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作親友別書並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板坐卧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郡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李伯時

字公麟號龍眠居士

米元章作西園雅集圖記曰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絶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

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东坡先生仙桃
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
竚者為丹陽蔡天啟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
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
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
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
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
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
歸去來者為李伯时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无
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熟

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遊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于清溪深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洶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

自东坡以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論學辨識英
辭翰墨好古多聞雅豪絶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
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品畫之可觀亦足
彷彿其人耳

黄山谷題伯时畫頓塵馬曰竹頭搶地風不起文書
堆案眊自語忽君高馬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

东坡書林次中所得伯时歸去來陽關二圖曰不見
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慇勤處畫
出陽關意外聲　兩本新圖寶墨香樽前獨唱小秦
王為君翻作歸來引不學陽關空斷腸

佛印禪師

法名了元姓賈実進士也諱退之所免賈昌亦進士為僧號無卞亦號佛印

佛印好談説有勅叢王觀又邀禪師説法禪師升座唱云此一瓣香為掃烟塵特士護世界天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師多專殺也

東坡赴杭過潤州佛印時住持金山寺坡為留數日月一日值師掛牌入室公便欲入方丈見之師曰内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

林師曰山僧有二轉語内翰云下即答當從所請如
猶湛擬議所係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從之使解玉
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内翰欲於
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亟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
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絶公
次之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
食歌姬院故與雲山一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
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
東坡訪佛印於竹林寺因誦李涉詩云因過竹院逢
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印曰學士閑得半日老僧忙

了半日相與發一大笑

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时每燒猪以待其来一日為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東坡元豐末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了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以偈為戲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门

見趙王争似金山無童相大千都是一禪林东坡撫
掌称善

佛印寄东坡書曰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
遇於主上者猶能茂林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门
上玉堂遠放窮荒之濵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
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眄成
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在永
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駕鶴翱翔三
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问師佛
法在甚麽處師云在行住坐卧處著衣喫飯處没理

没會受死活不得受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
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
三世諸佛則是一箇有血性的漢子子瞻所能脚下
承當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
珍重也

辯才

與东坡空門友也

秦少遊龍井題名記曰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
吳興道杭东還会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
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

所遣籃轝則曰已不时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策杖
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靈石塢得
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
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
隐現草木深翳流水上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
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東坡答參寥書曰余謫居黄州辯才參寥遣人相問
且以太虛題名相示时去仲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
面十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
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山谷喬木蒼然雲濤

除天因録以寄寥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録以
寄太虛也
辯才退居龍井不復出入東坡往見之出至風篁嶺
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
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
亦曰二老

釋道潛

號參寥錢塘人哲宗朝賜號妙總大師

參寥以臨平絶句見知於東坡其詩云風蒲獵獵弄
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

蒲汀洲時宗婦曹夫人者善丹青遂作臨平藕花圖
行世
子瞻在徐州參寥子自錢塘訪之酒中子瞻令家妓
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
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
老拾得
坡謫齊安參寥不遠二千里相從朞年後謫南海寥
欲泛海坡以書止之
參寥云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弈

碁中句可畫但亦畫不能東坡云只禪人亦能中法
所案云璽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瑶柱豈免一朶頤、

僧仲殊

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棄家為僧居杭州吳山
寶月寺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拙得
琴聰與蜜殊是也

東坡在錢塘無日不遊西湖嘗携妓謁大通禪師大
通慍形于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大通亦
為解顔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鉗鎚我也逢場作戲莫相

將溪女方偷照山從已歇首莫嫗孫勸不生遲不見
老婆三五少年時仲殊聞之知其韻因解舞清平樂
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錘打就金毛獅子也堪
將已后身如夢何知照共百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
風前一笑詩何時語的只而粲之子瞻有贈通詩云
語帶煙霞從古少氣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
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張樞言言龍圖守杭一日湖上開宴劉巨濟從仲殊在
焉樞言言命即席作填詞巨濟先唱曰憑誰好筆橫掃
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畫仲殊應聲

回一段奇绝雲淡天高秋夜月黄昏丹青只這些兒
畫不成
仲殊一日造郡方接坐間見庭下有婦人投牒立雨
中郡守命詠之仲殊口就踏莎行云濃潤侵衣暗香
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枇杷树下立多时不言不語
厭厭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
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
东坡倅錢塘时思聰方為行童誦經坡謂坐客云此
子雖少善作诗近參寥子作春字韻詩可令和之聰
立成诗云千點亂山横紫翠一鈎新月掛黄昏坡大

弥実云不減唐人因吳曰不須合経也欲得一箇和尚是梁聰妃為侶

政和間聰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蘊珠黨因斯作入非送之詩云誐誦和山翁為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

周韶

與胡楚龍靚皆杭妓有詩名東坡嘗書三妓詩作一卷

周韶好畜奇茗嘗與蔡君謨鬬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韶因子

容求落籍子容指席間白鸚鵡使作一絶韶援筆立
成云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
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时韶有服衣白一座嗟嘆
述古遂令落籍时胡楚龍靚同席皆賦诗云淡妝輕
素鶴翎紅移入朱欄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
顏色待秋風靚賦诗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
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胡楚賦所觀诗云不見當时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
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时
張子野老於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龍靚靚獻诗

云天與厚芳十樣花猶惱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
題品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喜乃作望江南詞與之
張舜民
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
王荊公以詩賦決科而不樂詩賦熙寧初既預政遂
誘以經義取士元祐五年次用詩賦紹聖初禁元祐
學術次罷之政和中乃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
一百張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虫魚晚歲雕虫恥
丈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杜
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惟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

然白髮鬚蓋芸叟自謂也
芸叟久經遷謫既還快々不平嘗內集分題詩賦其
如得蝋燭有云莫評潑婦語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慚
色自是無改躁焉

楊傑

字次公無為人自號無為子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選設量而自如
令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安兩古人姓名爭一物
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
禹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由

葫蘆鍩曰鍩葫蘆

錢勰待制尹府日當逢誕辰其僚屬畫以烏龜白鶴為獻用表祝壽之意孫楊次公以老子出關畫并作小詩云秘藏函谷關中子將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生錢大悅

楊次公為吳興刺史有明月樓詩云江南地暖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吳興因此謂之水晶宮

賀鑄

字方回號慶湖遺老小詞二卷名東山寓聲樂

府

賀方回少為武弁以定林寺一絶見賞於舒王遂知名其詩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壊衲遥疑掛樹猿蝋屐旧痕尋不見东風先為我開門

賀方回有小築在姑蘇盤門内地名横塘方回時往来其間作青玉案詞云凌波不過横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窗朱戸惟有春知處　碧雲冉冉衡皐暮綵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黄時雨山谷見之乃稱云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間只有賀方回當時

因孫方以爲賀梅子

賀方以姬亦善小詩嘗賦七絶云獨倚危欄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

胡致隆

號蕭灑居士

胡致隆與山谷往來集上分題賦藕云水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補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爲辛泥中況病正無賴安得君從容其子亦可惜風味如乃翁

潘大臨

字邠老尊学山谷為詩呂居仁作江西詩派圖列陳無己潘邠老謝無逸徐師川饒德操諸子蒼等為法嗣謂皆出於山谷也

潘邠老送山谷貶宜州有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還更宜州之句山谷極稱賞之饒德操見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宗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作詩直至此地位耶

謝無逸嘗以書問潘邠老近作新詩否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致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群遂起題壁

回蒲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敗意止此一句奉
寄

謝逸

字無逸臨川進士自號溪堂從事薖字幼槃皆
江西詩派中人

謝無逸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貢
士來謁坐定曰每無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問人云
歐陽脩者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固亦一書生
後氣大敗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
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遂笑而去

揚州守朱世英以八行薦附等遊不就後皆其友過
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井等遊誦書掃除顧二人
放帚大笑曰卿次第耳其友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
汲水龐公掃除丹霞適至棄帚迎門一笑相視不必
靈照爲通道理老英亦作偈曰提籃靈照掃地龐公
一般是麺做作不同不俗語點通遠玲瓏更笑未会
換火把臉
潘邠老嘗有詩託等遊綴成風雨重陽五句其畧云
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邠老已後等遊
在黃州適過重陽四日風雨大作遂用邠老句廣爲

三絶云蒲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黄花揚舊香雪泥翻天迷赤壁今人而坐憶潘郎蒲城風雨近重陽不見脩文地下即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黄蒲城風雨近重陽安得騎人共一觴無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鴈不成行

謝溪堂有詠蝶詩三百首如云身以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又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人盛稱之因呼為謝蝴蝶同時吳興俞退翁汝尚亦號溪堂居士二人並有詩名退翁題三角亭云奇哉山山人來此池上宇蓋徑斜映帶林烟虫吞吐

春雲四面花夜月一簾雨寄傲足有餘何須存廣廈
謝雲逸嘗於黃州閑山杏花村館驛題一詞云杏花
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颺殘紅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
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　夕陽樓外晚烟
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
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調名江城子其後過者必索
筆於館卒錄去卒以為苦因以泥塗之
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雲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
堂春水想扶疏高談何日看揮麈安坐從來可當車
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更勵於後

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饒灌操見之謂隱民曰公詩曰
進而道日退也蓋功用在彼而不在此也

徐俯

字師川號東湖七歲能詩為山谷所知以父禧
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
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
名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

徐師川雉廟詩開元天寶間哀之見諸公不問張與
隱君在壺君中饒灌操賡愛之
師川是山谷外甥晚年自立名字有稱其源自山

答者公讀之不樂答之小巫曰語前之妙天下君其
間諸水濱取道之大城中我獨知之潦上
蘇眷直詩有倉玉雙飛水蒲塘之句見賞於坡翁為
吾家眷直作此詩時年七歲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
師川赴眷直詣師川造朝須道過眷直留飲甚歡二
公樂日萬奕棋高於蘇是日眷直拈一子笑視師川
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

饒節

字次守

少年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不合遂棄去嘗合其僕

守舍乃見其占筮異常怪而問之僕曰聞補寺白崖長老有道價性請一轉語忽爾覺悟次守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與其僕祝髮爲浮屠更名如璧字德操號倚松道人僕名如琳後琳扶玉船進菜餌既卒極盡送終之義

饒德操長於詩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顏色來作人間第一春又荅呂居仁寄詩云長憶他時共短檠詩成重改又鷄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饒竹行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蔡伯世詩云吾欲仲尼真弟

子須参達磨的児孫時諸説禅者不一坎陵操及之
宣和庚子改從為陵士一时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
林一長老遂上表乞入道其前有習儒業之風敎忌
父母之髮膚偕得回心而向道須更合掌以擎拳等
語時饒陵操已為僧因作改徳士頌云自知祝髮非
華我坎陵毁形從道人聖主如天苦惆悵令加我
舊冠巾旧説螟蛉逢蜾蠃異時蝴蝶夢莊周世間化
物渾如夢々裡惺々却自由德士舊嘗称進士黄冠
初不異儒冠種々是名々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祠
子紛々惱不禁倚松傳與法安心瓶盤釵釧形雖異

還我從來一色金小年出差書生帽老大當箸遍士
冠此自無我亦無物三款從來交〻妥
德操尤善作銘贊有佛來贊謂武將合佛以來記數
得三升也贊曰時平主聖萬國自靖不殺而武不征
而正矯〻虎臣無所用命務將東南介我佛兵久閒
我曹合佛三昧嘻嗚叱咤化爲佛群三令五申易爲
佛名一佛一米爲米二升自升而斗自斗而斛合之
無窮太倉不足
德操後寓襄陽天寧寺夏均父俔爲請詠其殿云無
次挾書夾遊康成之後何事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

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猶有襄陽耆舊未識道
安時稱其精當

僧惠洪

字覺範有吟窗夜話甘露集林間集行世時鄒
元佐寄於命彭淵材寄於樂覺範寄於詩號新
昌三奇政和初坐交張商英配崖州赦還又繫
獄

洪覺範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義山為文章一厄後
彥周覽及之蹙頞無語覺範再三窮詰彥周曰夕陽
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

覺範自并州還江南過都下上元想相國寺有道人求詩且曰覺範嘗有寒岩寺詩懷京師曰上元獨宿寒岩寺臥看青燈映薄紗夜久雪猿啼岳頂夢回山月上梅花郎憶少年行樂處軟風香霧噴東華今當為作京師上元懷山中也覺範戲為之曰北遊爛熳看并山重到京師及上元燈火樓臺思往事笙絃音律詩軿闐期人未至情如海穿市場來同蒲軒郎憶寒岩寺獨宿雪交殘夜一聲猿

覺範同時有雲峯悅禪師與化說之交善說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獨迎送不已悅嘗誡曰公不袖手山

林中玄尚氏忍垢守郡僚受謗多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于悅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兕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猶有九百九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大愚有書來叙法祀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跡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大愚堪笑堪悲無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李清照

號易安居士濟南李格非女適趙明誠香奩集謂清照子按明誠乃趙挺之子也挺之謚清憲而清照遂因被誣

李易安作金石錄後序曰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
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
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
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
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
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
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鈆槧每獲
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
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
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

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建炎丁未春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

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已勿忘之往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爲雲烟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内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巋然者十

尚五六猶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冊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之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趙明誠卒易安爲文以祭曰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既墮悼杞婦之悲深後再適張汝舟失身非

類又為其所棄與之搆訟々狀有云不幸桑榆之末
誤配駔儈之賤
李易安詳々慢一詞最為婉妙其詞云尋々覓々冷
々清々悽々慘々戚々乍暖還寒时候最難將息三
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
旧时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
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
々滴々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易安又有如夢令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
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

癥當時文士莫不擊節稱賞未有能道之者

朱淑真

錢塘人宛陵魏端禮為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

朱淑真幼警慧善讀書早失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惡蘧篨戚施之可歎淑真抑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愁怨恨之思題圓字云極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蓋謂其夫之不才匹配非偶也

淑真詩詞多柔媚然清晝一絕頗踈俊可喜詩云竹搖清影罩幽窗兩兩時禽噪夕陽謝却海棠飛盡絮

困人天氣日初長
朱淑真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
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
見去年人淚滿春衫袖又元夕詩云火樹銀花觸目
紅極天鼓吹暖春風新歡入手愁忙裏旧事經心憶
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長任月朦朧賞燈那得
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與其詞意相合
淑真同時有魏夫人者曾子宣內子也亦能詩嘗置
酒邀淑真命小鬟隊舞因索詩以花雪滿群山為韻
淑真醉中援筆賦五絕云管絃催上錦裀時體態輕

盈紙空花笑依明皇當日見何曾無語悅楊妃　香
菌輕襯半鈎月性來淩波雲影減絃催際拍但將遍
兩袖飄颻作迴雪　柳腰不被春拘管鳳轉鸞迴霞
袖緩舞徹伊州力不禁遥前撲簌花飛蕊　占斷叢
華芳第一春情影妙舞奚超群只愁到曉人星散化作
巫山一段雲　燭花影裏粉姿閑一點愁仍兩點山
不怕常他飛燕妒無言遂拍省弓彎

韓駒

字子蒼蜀仙井監人嘗在許下從蘇轍學称其
詩似儲光羲遂名於時政和以献頌補假將仕

即召試賜進士除秘書丞字尋坐蘇氏黨謫知
分寧召為著作郎奏旧祠祭樂章前多牴牾因
更撰定五十餘章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權直
学士院次坐以黨曲学提舉江州太平觀卒於
撫州

宣政間忌蘇黄之学至安中詩学东坡子蒼詩学山
谷詩有磨淬剪截之功不吝改竄有寄人數次追
取更定一二字以故其集不多而密栗者匙意味老
淡直云子蒼作一家紫微列之入江西派子蒼不
樂

汪内相將赴臨川曾吉父以詩送之有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子蒼改云白玉堂深曾草詔吉父聞之以為一字師

子蒼有送宣黃丞周表卿詩曰昔良來常侍明光宮見揮毫對雨沐將為驊騮已騰踏不知雁鴨尚摧藏安居四合峰巒綠環繞千林橘柚黃莫與人間易不云朝廷今重甲科即送詩後久之改對作出取子瞻文彩出金殿也改綠為雨黃為霜又改莫與鄉關易不云作莫為艱難句改至益見其工

李伯時畫宮女背面者子蒼題其上曰睡起昭陽暗

淡粧不知緑底背斜陽家数聘一回首三十六宮
年粹光
宣和初何文縝為中書舍人道君以御畫鵲賜之詩
子蒼時為校書郎賦詩二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弱
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鳷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
又舍人簪筆上蓬山輦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
烏鵲為傳喜色到人間
敘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輕紅擘
荔枝今敘州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
緑漲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子蒼作守有旨添賜郡

釀因名其序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沃尊父老異时傳盛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晁説之

字以道無咎從弟

东坡守楊州以道為郡僚入謁坡折節延之顧坐客曰海内奇士也司馬温公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以道自云受学於温公因作詆孟一書僧宗杲云可謂不善学柳下惠矣

陈琳易恬居河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間朝廷節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时政

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為作牙盡携猿鶴到京
華從今斷堅堪惆悵〻〻峯前只一家後請京間以
道亦起而女弟回妃適虞氏者頗收請其出焉
梁師成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
性之遺點污晁以道後來亦附之有人以詩嘲曰早
赴朱張飯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倔強凡事且從宜師
成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尺牘在人間者
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文乃稍出

張商英

字天覺號無盡居士

張天覺召自荊湖過劉跛子出京飲市樓閒車騎過
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還
客湖湘召赴京華歸遲遲一何榮爭如出子市樓飲
見盡人間寵辱驚一時嘆其俊爽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高莫能立異同及孫為
賢帝因久坐而相之視事明日得雨帝喜書高霖二
大字賜之唐子西作內前行曰內前車馬撥不開又
遣殿下宣麻回紫薇侍郎拆去相中使押赴文昌臺
旄頭昨夜光四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為甘雨
來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自姚宋也

不悪而来両蜀貴國民間斗米終四錢

元覚既相附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

內翰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所御扇焉

王安中

字履道初為東坡門下士後附蔡京遂叛東坡

時有文章盛名號初寮先生寮小孟也

王安中在京師偶見人家亭上題字筆勢洒落不若

姓而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昔何安

中河朔人也王亟人莫之辨戲書一詩其後曰蜀客

更名緣好為懷臣書姓為同宗孟公自合名驚座子

頁尤宜須小説益歸文章綜兩李翱書術語有諱韓
二云為自分南知付與時人子細看終篇皆用同名
事云
宣和中取龍山屋臣孫賀鑄元長令一鉅破代作表
仍語以薦人悦則取之一句不得不使其人乃搜經
句無對未得安中曰何不曰昆夷駁其謬矣
安中遠災中避地於柳得郡人熊氏園植桃數百本
歸因小桃源因賦詩亭下

唐庚

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年十四能詩又賦明妃曲

題麻仙崖諸作老師匠家皆畏之中紹聖進士為州郡吏至大觀初入為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號魯國先生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時張無盡被召子西乃以詩投之無盡大加稱賞

宣政間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
須從此斷知聞蓋有意除鈎黨中人推求之到君
名酒之和者曰春生玉動者曰斧物論作訴衷情詞
有云平生不會斂眉頭諸事等閑休元來却到愁處
須著與他愁
春日雜興詩云愛梅長恐著花遲日禱東風莫後期
及得見梅還淡冷東風全在小桃枝　蕭蕭小雨弄
春晴已有狂花未見鶯便使一春惆悵在曉盃寒夢
太輕盈　短帽輕衫信馬行郊原春色太無情見葵
燕麥搖閑事最有蕪菁到處生

左垂仍附人送酒曰世情不到海邊村蕉酒時來餉
子雲便言醉中蕉葉爵已將度外置絃細思揆之
睽之事以出奇之旺之又喚取鄰翁將物飲慰令安
習故將軍
生還遂道郡逢李六詩曰更把餘年羞酒債莫談前
事費燈桃地緣有語封還心印為之功鑄次鎖賴是
詩書能節療到今魂夢亦閑湖頭西偽去君休往尾
段之多不奈集
醉眠詩曰山靜以太古日長如少年餘花猶可醉好
鳥不妨眠世味門常掩時光簟已便夢中頻得句拈

筆叉忌峯

即事三絶回陽心急以瀧頭氷幕髮多於嶺上梅正是堯胡拖蔭在當時㐫俑亦宜哉　還家以近書雖寫破屋詑晴揭屢穆吾道兆那来曠野入生樂亦次何時　柴頭行杨壓隨起盘眠後封雨又猶更力窮古沽白餅莫将疲葡尌荒芽

遺興二絶回倦寺借經仍大字鄰墻喚酒及秋蔦三去于此得其理一飽已還非所求　酒經自得兆多學詩律倘嚴近寡因田里歌呼無籍在朝廷議論有司存

邢居實

字惇夫恕之子原武人自少有逸才大為蘇黃諸公所称許而不幸早死其為秋風詞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氣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其同時之士號称前輩名好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所就豈可量哉

秋風三疊曰秋風夕起兮白露為霜草木憔悴兮窈猶此衆兮明月皎々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航顧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淅々

兮雲冥冥鴟梟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徂逝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时兮老冉冉其相仍屐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怫悒變色兮誰遠爲情兮那激烈兮涕流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悴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曠山逶迤兮溪谷窈窕登高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榛莽與伍兮麋鹿爲曹浮雲千里兮路遠遅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孫覿

字仲益相傳東坡南遷時一妾有娠不得偕往出嫁吾常孫氏比仍見之仲益生六七齡矣命

名曰覿謂賣見也嘗提舉鴻慶宮故自號鴻慶
居士政和間進士靖康併擾爲机法爲詞臣於
由瑣闥歷吏户长貳連守大邦紹興而後遭値
口語斥居象郡久之内徙太湖二十餘年孝宗
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年九十餘卒

东坡乃宜興时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家仲益
年在髫亂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学對屬坡曰試對
云徐回衡门稚子璠璵先孫應聲曰翰苑神仙錦𥿻
賜坡指其背曰真璠璵也时微雨坡绯衣金带又
命對曰雨湿红袍猶不氣孫又應聲曰風吹金带荔

枝香坡大奇之

唐張継作枫橋夜泊詩孙吉書仲益作枫橋修造记

引此詩為證以為枫橋之名由是著天下暇過姑蘇

因留題寒山寺曰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旧时

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遙聞半夜鍾

仲益積中堂詩曰波間指點見青红雪脊峭峻倚半

空细出生绡三幅遊人浑在畫圖中

寄題四明吳䌌拙軒曰分寸躋攀曳九牛一錐無地

拙於鳩寧鍼結縷非吾事不上天孫乞巧樓 老罷

誰當問端寸羈栖且作寄巢鳩蓋窮一把花吾拙須

是元祐百尺楼
覩居閑久坎問學保誠有宋之作家也孫以其志万
侯禹之墓嘉靖間常州守刻鴻慶集邑人徐問曰覩
有罪名教其集不當行世遂止

汪藻

字彥章號浮溪德興人入太学登進士歷江西
提舉徽宗製君臣慶会閣詩藻所和群臣莫及
傳誦於時〻胡伸亦以文名人為語曰江左二
宝胡伸汪藻遷著作郎將王黼與祠宮晉墳八
年欽宗起居舍人高宗歷擢中書給事中侍

諱直學士說拘翰林學士徐龍圖閣奏慕三胡
日曆進顯謨閣學士知徽州論辰成居永州卒
藻四六擅名一代與孫覿齊名一時詔令多出其手
高宗以所御白團扇親書宗誥仍兼綰黃麻以六經
以賜之
在晉陵時徐俯洪炎洪芻自負其所居見藻詩於從
望嘗曰我輩人也諸舍上謁而去
秦檜子以壯元登第浮溪賀啓曰三年而東諸策固
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
有雖迫于典故非今王勃以居前然積此眷知行見

魯公之捐後事以有識刺用是得許遂旅殯承卸居
任附表云缾居井眉雖有措身之地狐正丘首未知
歸骨之期在永積二歲更四叔不得還閩還獨日暢
巾屨躡登兩山循銛錮潭入思溪並游泳爲文以弔
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孫仲益稱其後益爲文益壽詩
益工華贍精深可與柳儀曹相伯仲云
紹興元年正旦爲宗室趙如帥百官遙拜二帝浮溪
撰表曰帝堯遊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逐明夷之
卦益見聖人恆自遠威頗薦更時序蜀璣魚之戟次
北虢虜之猥踞鴟鴞雖賓莫致帛書于沙漠風濤中

但浣曉雲氣于蓬萊
建炎初王倫使虜庭克通問史浮溪门制曰朕既倚
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尔甚遠慕侯生御太公而仍
傺泉情若語可泣鬼神第言宗師腸未必如堯章耳
有士人買妾改而臥孫任堯章以詩栽之甚一日但
知瓊樹闕清秋不道三彭按有神變仲未閑閣事
維摩無舊問祿人封侯燕頷何妨瘦伐性饑眉節伯
擘從七出花插滿盂定須嚼碗句横陳又溫柔以囊
事還默須擬尊前賦洛神空向中泉多作惡抛于左
物鮮移人莫然何鷺煩君嫁且學西施為我顰爭似

儂家無一事從來婚嫁只朱陳

周紫芝

字少隱號竹坡老人宣城郡人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蒻笠戴之着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跡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襲庭隅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

方言可以入詩吳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謂之淋露九月霜降而雲謂之護霜周少隱有句云雨細方淋露

雲蹊上談索

陳師錫

字伯修號果樂先生

伯修與陳了翁友善一日同集留五園中有鴈陣過

戲曰明年魁天下者當中首鴈伯修引弓射之一矢

中其三項更又鴈陣過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

曰公其後移卯了翁曰果然當為公代其明年伯修

果以第三人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為

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果相與為代因名便廳為射鴈

堂

宣和三年許伯修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
大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左右侍衛環列贊
者引至揖殿下命之升殿賜坐藉久之因令盡錄平生
論事章疏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
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頂所十字聚
如小兒顖其熱如火因告以夢已而再寢頃之覺復
謂其子曰適夢入黑漆屋三間屯被榔之象吾去必
矣乃携親戚數十人所依告別迨夜入寢趺坐而終
、之七日忽有僧忘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叩之僧
云我誠不義公但疇昔之夜在丘山忽夢一貴人差

朱旂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小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
此陳敏說也但入城見屋後來作佛事乃知亡坟云
時欲造像凡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黄
旻仲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官第一人張子韶
云凌波直作水中仙蓋謂此

歲在甲戌三夏書于香
山書屋
靜石自題